津沽学人

几易其身,不变其心

——李何林先生的革命与学术道路

金 鑫

南开大学文学院四楼方厅伫立着李何林先生的半身铜像,那是2004年南开为纪念先生诞辰100周年设计建造的。每次从铜像前经过,都会想起前辈师长讲述的李何林先生任教南开的点滴,想起从先生著述中读到的真知灼见,想起一位革命者、研究者、从教者始终如一的求真品格。

一

李何林先生1904年生于安徽省霍邱县,1920年考入安徽省第三师范学校,在那里接触到《新青年》《向导》《新潮》等进步报刊,深受"科学""民主""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等新思潮的影响。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就读于东南大学的先生投笔从戎,参加革命。1928年霍邱暴动失败后,先生到了北平,加入未名社。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以革命战士的眼光审视自己读过的进步书刊,将视线落在当时无人关注的五四以来的文学论争上。

先生加入未名社时,"革命文学"的论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他阅读了关于论战的几乎全部文章,从中选出47篇,编成《中国文艺论战》,1929年由北新书局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中国现代文艺思想论战的史料集,开启了我国现代文艺思想资料收集和研究的先河。

《中国文艺论战》也正式开启了先生文艺思潮研究的历程。1938年9月,先生与妻子迁往四川隆县教书,1939年1月又迁往江津县白沙镇,与未名社老友曹靖华、台静农同住一处。短暂的稳定,为先生整理文艺论争的文章提供了机会,1939年7月,约30万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后简称《思潮论》)编写完成,很快由邹韬奋领导的生活书店正式出版。这部《思潮论》对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编写《思潮论》时的先生,已是一位经历过战斗洗礼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审视文艺论争,做出中肯评价。这成就了《思潮论》"重史求真"的学术底色。首先,先生作为文艺论争的见证者,积累了丰富的一手资料,保证了《思潮论》内容的真实准确,这是基础性的、表层的底色;其次,先生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重视社会现实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对作为社会与文学间桥梁的文艺论争格外关注,赋予了《思潮论》随社会发展而演进的历史逻辑,这是思想层面的、深层的底色;第三,先生记录文学论争,不仅梳理背景和线索,还大量引用论争双方的文章,使引文间保持论争关系,更好地保存了论争原貌,体现出一种求真的述史态度。

李何林先生论著代表作及全集

重史求真的学术底色,使《思潮论》甫一出版就体现出区别于同类著述的先进性,也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论从史出的基本原则,后来学科史上很多经验和教训都是《思潮论》奠基意义的佐证。

二

大学教师是李何林先生的一个重要身份,他曾先后在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华中大学、华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任教。先生喜欢教书生活,曾多次表示很愿意当一个教书匠。

1952年,先生从北京调到天津,掌舵南开中文系。1957年开始担任天津市作协副主席、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民盟天津市委会副主委的职务,为天津文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但先生的主要精力还是在教书上,校园朴素、安静的生活,很适合研究和思考,而学生们进步、求真的热情,也与先生的精神内质相契合。他喜欢和学生在一起,对待学生非常真诚,一字一句修改学生作业,请学生到家里做客、吃饭,调离南开、离开教师岗位后,仍经常与学生通信,保持联系,时时指导、帮扶学生。学生们回忆起先生,都会流露出敬仰和感激之情。先生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并担任系主任24年,在他的带领下,南开中文系不仅发展成为鲁迅研究重镇,也成为学科门类齐全、特点鲜明、队伍完整的中国语言文学教研重镇。

先生在大学开设的课程,多与他钻研多年的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研究和鲁迅研究有关。以研究专长开课,使得先生的课有厚度、有深度,而大学任教也使他得以深入思考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人才的培养和发展问题。

1948年,先生在华北大学国文系任教时就意识到,受编写时代影响,《思潮论》与《新民主主义论》之间存在某些不吻合。经与范文澜等同事商谈,他找到问题所在,于1950年撰写并发表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性质和领导思想问题——〈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自评》。文章指出了《思潮论》存在的不足,使其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与文艺主导思想的关系得到缓和,先生的文艺思潮研究也得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初创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1951年,先生加入《"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后简称《大纲》)编写组,根据蔡仪、王瑶、张毕来三人提交的大纲整理初稿。从《大纲》内容看,明显受李何林思潮论研究的影响。比如,《大纲》每一编都为社会背景设专门章节,文艺思潮所占比例超过文学创作成绩,直接反映文艺论争的章节达到十章,很多章节与《思潮论》内容完全一致。《思潮论》也很自然地被列为教员历史类参考书。可以说,先生通过《思潮论》和《大纲》使新文学在新的文艺环境下站稳脚跟,同时也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文学课程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方向。

1957年,高等教育部审定并颁布了《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将新文学纳入整个中国文学史,先生主导编写的《大纲》正式停用。但《大纲》塑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一批学人、第一批教学用书都深受《大纲》和《思潮论》影响,相关的知识内容和思想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内部传播、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生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基本格局,他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审视文坛、思考文学问题的方法和观念,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李何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鲁迅研究贯穿了他整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生涯,他的思潮研究也是以鲁迅为中心和标尺的。1976年2月,先生因在鲁迅研究方面的杰出成绩被任命为北京鲁迅博物馆首任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

先生很早就接触到鲁迅的文章,对鲁迅的革命思想高度认同,并始终以捍卫鲁迅作为自己的使命。1930年选编并出版《鲁迅论》,参与鲁迅反"围剿"的斗争;在特殊历史时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战士的姿态,力保鲁迅不被歪曲利用……就是这样一个在思想和精神向度上与鲁迅高度契合的人,在鲁迅的资料整理、展览陈列乃至研究方面主动放弃了精神、思想等抽象维度的讨论,而将更多精力放在原原本本地介绍和普及鲁迅及其作品上。他非常重视对鲁迅文章字句的准确解读,提倡"以鲁注鲁"的研究方法,形成了鲁迅研究界的重要一派——"注释学派"。

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先生并未参加,但他对第二卷中《野草》的注释进行了修订增补,这也成为他后来出版的《鲁迅〈野草〉注解》一书的主要内容,足见增补的数量和质量。1981年出版的16卷本《鲁迅全集》,先生率领鲁迅博物馆的学术队伍参与了注释工作,注释总数达到23000余条,近240万字,体量比1958年版增加了三倍还多,可见先生对注释工作的重视,以及在注释鲁迅方面的学术功力。先生注释鲁迅文章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注重知识的精准严密,比如《我的失恋》中写到的"赤练蛇",先生就其是否有毒、凶猛进行过细致查考,并在注释中详细说明,在1973、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更是明说了注释调整的过程;二是提倡开放的方式,听取读者意见,像《鲁迅〈野草〉注解》就是不断吸收读者意见,形成鲁迅研究文本动态性的显例。无论是精准严密,还是提倡开放的方式,都体现了先生求真的态度。在他看来,对鲁迅的阐释无上限,但准确掌握鲁迅的本意是有底线的。这正是一位鲁迅护卫者与普通研究者的区别所在。

从革命者到文学论争的关注者、研究者,再到文学教育者、鲁迅的坚定护卫者,李何林先生的一生在多个身份、角色间转换,这种经历和阅历后辈恐无法复制,但贯穿先生一生的探索求真的精神,却是后辈们可以铭记并继承的。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

【学人小传】

李何林(1904—1988),安徽霍丘(今霍邱)人,著名鲁迅研究专家、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创立者之一,1951年主持编定首部《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标志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历任高等教育部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1976年奉调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鲁迅研究室主任,主持编辑《鲁迅手稿全集》《鲁迅年谱》《鲁迅研究资料》《鲁迅研究动态》等。曾任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协理事,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编著有《中国文艺论战》《鲁迅论》《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鲁迅〈野草〉注解》《鲁迅小说选注解》《小说概论》《中学语文鲁迅作品答疑》等。身后出版有《李何林全集》(五卷)及《李何林全集补遗》等。

津沽学人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天津日报 合办

匀飞密舞散天花

李耀岗

这是雪。

宋人字句,得雪精神。

好雪就是这样,细密、轻盈、从天而降飞舞着,一定是散花般的姿势,无须过多比喻、拟人和夸张,即便从物理意义上讲它也是花的样子和姿态,从高处轻轻散下来的,并非沿直线坠落的六角形冰花。

北宋崇宁三年(1104)冬至日,词人李之仪经过长江边上的安徽采石矶,作有《蓦山溪·采石值雪》:"蛾眉亭上,今日交冬至。已报一阳生,更佳雪、因时呈瑞。匀飞密舞,都是散天花,山不见,水如山,浑在冰壶里。"描绘了冬至日阳气生发,瑞雪纷飞,山水如在冰壶之景。李之仪就是写了"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的那位词人。词人殁后十年,宋室偏安临安,版图只余南方一隅,疆土北至淮水,已是地理意义上的南北分界线以南。南宋臣民从此难以见到纷纷扬扬、草枯鹰疾的真正的北方大雪,更无缘欣赏"燕山雪花大如席"的盛大雪景,留下的只有低吟浅唱、清丽婉约的江南温婉。冬天,还是要有雪的,大雪纷飞的冬天,雪是冬之魂,有雪真精神,大雪能长大精神,心里委实期待那样的匀飞、密舞、散花,更佳雪、呈时瑞。

一周之内,津城已下了几场雪,密度是有了,起初量却不大。气象预告吊足了胃口,公众号煽情帖子已在怀念上一场雪的时间,像是被亏欠和辜负已久的嗔怪与埋怨。我们有理由相信雪是有灵气的,它天然是童话故事里的修辞,白雪本来就是装扮童话世界的绝佳道具,比如白雪公主和白雪里的那些故事。有雪的日子,人可以变得慵懒,变得任情和暧昧,也想进一步逃离庸常的日子,以看雪赏雪听雪戏雪的名义,或者踏雪寻梅、煮雪烹茶,或者以雪为由打问那像刘十九一样的朋友们: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雪初至,只有视觉意义上片刻的白,到底也是白了,得赶紧拿手机拍下,得赶紧在微雪渐弱的当儿去看去记录去观察,也是赏雪。一开始,落在车上的雪,除了前挡和号牌上的,都不舍得清除,上路行驶,仿佛要告诉别人自己穿过风雪,来自遥远的雪乡,得了雪的额外馈赠。所有经过白雪装饰的地方都变得比先前更加生动,一道白边或者一面白顶,巧妙地弥补了冬天惯常的灰色调。大雪既来,出行计划不变,似乎没有人真正愿意拒绝一场雪,就算带来了诸多不便,也会被刻意忽略,就像没人会拒绝童话意义上的雪天故事。无数大雪纷飞的故事合集汇成了我们念兹在兹的过往,也成为许多兆瑞寓吉的开始。

雪还在落,地气仍暖,路面初不存雪,只有很少地方能留下雪的痕迹,人们依然兴奋于有雪的日子,借着扫雪与雪亲密接触。城市地标建筑旁早已聚集了抢发头条的拍摄者,从不同角度记录和展示着雪与城的构图,发布一场雪与一座城池的邂逅。周三,雪大,地面渐有积雪,厚处已可没足,是有点儿雪的样子了。旷野之中,鸟雀们已然慌张起来,起起落落在雪中觅食,蹦蹦跳跳叽叽喳喳,似是埋怨雪搅了它们的生活;偶有大鸟从芦花顶白的苇丛中箭一般飞起,也有爪印踩过枯荷立雪的冰面,用单反长焦推拉近观,翅羽溅起飞落的雪雾分外美艳,像白色舞台上华丽的舞者。

朋友圈里的雪好像比真实的雪大得多、广泛得多、好看得多,所有渴望冬雪的人几乎在同时合谋于虚构一场温柔的雪,终于把盛大的雪影呼唤来了。这场大范围的雪涵盖华北及更多地区,各地的雪、雪中的人和畜、山川风貌尽现屏端,京城的宫墙、津沽的高楼、忻州的羊群、晋南的狗……一时间异于平常。有雪的日子,必然与众不同,我们有理由相信,雪也是一种审美,是少年的童趣的,也是艺术的文学的。所有人的朋友圈,像同时奔跑在少年时代的雪天,将所有关于雪的喻义融汇在笔端,他们为一场雪等着,盼着,爱着,怀念着,期待着,欢呼着,在积雪的深处沉淀时光,在覆雪的大地上踏雪巡弋。

逢雪日,人皆尽兴。人间沐雪,天地一色。当然期待着心目中的山河银装遍地覆白,哪怕城市也在一时间白茫茫的,美成一道无边的风景。于是,依然对更大的冬雪抱有期待,依然希望有雪带来的止不住的惊喜。每年的第一场雪都让人格外期待,而今年的"第一场雪"竟是几场雪接踵而至,几乎首尾相连,得此眷顾,大呼过瘾,当然也是几个接连不断的惊喜,连雪带来的那点不便也似乎忽略了。周四,晨起试着跑步,雪映路白视野颇佳,雪中奔跑完全不同于以往,需要控制速度和保持肢体平衡,防冻和防滑当然是必要的,但真正跑起来完全没必要担心,尤其一夜冬雪之后的清晨,完全没有人车涉足的路面仿佛铺了厚厚的毯子,舒服得很,咕吱咕吱的脚步声有些轻柔,像同时有一支乐曲伴奏,一旁的月牙河已经封冻安静得像闺阁里的姑娘。跑完,拉伸,往回走的路上依然人少,沿途用手机拍了未被打扰的雪地,有倔强的枯草顽强地雪中摇摆,有黝黑的枝丫铁槊般雪中挺立,连近处的鸟与小兽也不惧人,早起忙活着一天的生计,一场雪似乎终于让天地万物坦诚相见。

天色向晚,雪犹未止,交通不便,弃车步行。只身河边继续寻找匀飞密舞的散花雪,深色衣领上又一次鲜明地落满细雪的颗粒,如镶钻的装饰,这几日的雪好像没有真正停歇过,时有零星的飞雪。果然,接着雪落,如絮,继而渐大,真的有了"匀飞密舞"的样子,抬头看去也有了"散天花"的规模,翩然如羽,朵朵剔透,沾在眉毛眼睑和棉衣毛领上。迎着雪舞并不觉寒冷,亦无须遮挡,仿佛这雪是洗礼之物,需承接而不是躲避,需赞美而不是忽视。

周四至晚,雪落未歇,人们始惊:这雪也太大了吧。

周五一早,雪止,全城动员清雪,铲刮声四起,那雪厚得嘟嘟囔囔,像满脸粉装的盛唐美人。

写于2023年12月15日

题图:雪后的水上公园(汪 伟 摄影)

读诗散札(十)

讽喻的有无

沽上丛话

魏署临

中国古人在儒学的影响下崇尚温柔敦厚的诗教,所谓"抒下情而通讽喻"(班固《两都赋》),对"上情"的批评尤其不能用直率表达的激浊扬清,于是,真的猛士在沉默中爆发的诗篇也就较为少见。而那些婉而多讽的篇章,多是委婉得连讽喻都近乎找不见,因此,那躲藏在言外语意之中的讽喻,究竟存在与否,有时都成了问题。解诗一旦类似于猜谜,就难免把迂腐怀疑成深奥,或把邃密误认为浅薄。周振甫先生的《诗词例话》就曾专列"拔高或贬低"一节,专门论述读者对诗作主旨的误解。

关于"拔高",周先生举了岑参赠杜甫的《寄左省杜拾遗》诗后半:"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尾联字面是说朝廷圣明没有不足,使岑、杜这样的谏官自感无用武之地。有人评价这诗阿谀颂圣,但纪昀却说是"愤语",有见于言外的讽喻。周先生认为诗人"感叹自己老了,却在做小官,羡慕在青云中高飞的大官。在这种羡慕里正含有向上爬的意味,那恐怕只会歌颂圣明,怎敢去得罪王朝去谏争呢? 所以'圣朝无阙事'该是替唐朝掩饰的颂圣之词,而不是什么规讽了。纪昀的批语,没有联系上两句,是把末联的含意拔高了。"他注重上下文语境的整体,本来很必需,但对上两句的分析似乎可以商榷。赵昌平先生《唐诗三百首全解》说:"见花落而悲白发渐生,望鸟飞而叹青云无路,顿然可见出一种含蓄的悲愤牢愁。"简洁切中,可证周论之失。赵又说:"正因其牢骚发得含蓄,大凡以'温柔敦厚'诗教为标准的古代选本,多录入此诗。"更具见地。何况,岑参又怎会送给杜甫一首肤浅的颂圣诗呢? 可见,纪昀指出岑诗具有讽喻的内涵,并非拔高。

善意地揣摩诗人隐含的讽喻之意,虽然有时也不免落空,但相信更多的诗人本不甘心把诗写得轻佻肤浅,很多诗的讽喻之意,需要读者用心发现。钱珝《春恨三首》其一:"负罪将军在北朝,秦淮芳草绿迢迢。高台爱妾魂销尽,始得丘迟为一招。"写南北朝时梁国将军陈伯之任江州刺史时治理混乱,被朝廷申饬调查,遂举兵叛变,逃往北朝魏国,后来梁国文士丘迟写信劝他南归,信中表示陈伯之叛变后,梁国宽容,其家松柏不剪、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且正值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正宜归来,其诚恳使陈深受感动,终于南归。沈祖棻先生《唐人七绝诗浅释》曾批该诗"完全抛开了民族、国家、政治、军事等重大方面,只就私人生活,且是其中很小的一个方面发挥,好像陈的南归,意义只限于免于高台爱妾之销魂,立言就非常不得体……虽然也有情致,但是并无眼光。"这恐怕是没有看出该诗的言外之意。且不说陈伯之这种庸才叛徒的南归对国家政治等重大方面究竟有没有可观的意义,该诗既然只选私人生活的微小视角,庶几有诗人自己的眼光。

首先,这组诗的题目"春恨",是站在高台爱妾的角度来言情。她的春恨何在? 是嫁给了一个逃跑的负罪将军,终日生活在无望焦虑中,本不知将军何时能回来,也不知将军回来时其实不仅是为了她,还惦记着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她漫长的春恨的结束,不是因为负罪将军的反躬自省,而是因为毫不关己的丘迟的一封信。这不是极大的讽刺吗? 更关键的,这是三首一组诗,其二写独守闺房的女子思念远戍未归的丈夫的春恨,其三写永巷宫女期待君王临幸但日恩不再的春恨。都是女性的悲哀,只是第一首写得更为曲折深隐,更富言外讽刺罢了。再如赵翼咏王昭君诗:"远嫁呼韩岂素期,请行似怨不逢时。出宫始觉君恩重,临去犹为斩画师。"从字面看,诗人在替昭君感恩,迂腐肉麻,不符合昭君应有的心理。但是,赵翼是否有言外之意,字面写昭君感恩,隐含着对君王的讽刺呢? 仔细想来,斩画师与君恩重虽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我们对讽喻的有无仍不敢妄加武断。好在这又是一组诗,其二咏杨贵妃:"鼙鼓渔阳为翠娥,美人若在肯休戈? 马嵬一死追兵缓,妾为君王拒贼多。"末句仿佛玉环正对着唐明皇冷笑、苦笑。两首同读,政治漩涡中女性的悲哀,以及君王的无能就显而易见了。这组诗的题目是"古来咏明妃、杨妃者多失其平,戏作二绝",诗人既标榜自己要发表持平的正论,那就应不离温柔敦厚的宗旨,但他又说自己是俚语戏作,那就很有可能别有狡狯机关,这语气之中,是否也含有对读者的暗示呢?

小楼春秋【73】

徐世章旧居:寄情书画砚玉间

罗海燕

徐世章旧居位于和平区睦南道122号,2013年被确定为第四批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治建筑史者一般认为,20世纪前30年是天津近代建筑发展的兴盛期,当时本土的建筑文化有意识主动融汇客体的西方建筑文化,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出现了大量可与"北京四合院"并美的"天津小洋楼"。徐世章旧居建于1922年左右,正是这一时期天津建筑的典型代表。建筑主体为砖木结构的三层小楼,四坡大瓦顶带阁楼,琉缸砖清水外墙,腰线和屋檐下采用水泥浆粘河光石混水墙面。二层和檐口有大小挑檐,层次分明,立体感强。

首层设有门厅、客厅、餐厅、备餐厅、厨房和库房等。二层为起居室、带壁橱的卧室和设备齐全的卫生间。同层的阳台装有横向无棂玻璃窗,故光线充足,视野开阔。三层则为阁楼,做杂房之用。院门旁建有车库,北侧临街处为平房。楼房四周原有一庭院式花园,立有假山、小亭,环以透景式花墙。因为环宅多载垂柳,院中植以松树,故徐世章又自名宅第为"万松草堂"。整座建筑采用了灵活的不规则构图手法,立面线条简洁明快,建筑比例和谐自然,总面积为1295平方米,现为天和医院办公楼。

徐世章(1889—1954),字端甫,又字叔子,号濠园,天津人,著名收藏家、鉴赏家、建筑学家、书画家,集专家、杂家和大家于一身。此外,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是"文治总统"徐世昌的堂弟,时人赞誉两人为"文学彬彬大小徐"。徐世章十分崇拜家族长兄徐世昌,爱其为学、为政及书画、诗文、书札等,自幼即特别珍重之。而徐世昌也很关爱这个幼年失父的小十弟,对其读书和成长用心颇多,时常以诗文劝勉,还曾摘录亲写历代格言成册相赠,深望其勉力前修。

徐世章早年入学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毕业后留学比利时列日大学经济管理系,获商学学士学位。1911年赴意大利担任万国博览会审查员,后又于英、德、法等国考察商业和铁路行政。次年回国,历任陇海铁路局会计监补和技术见习所副监督。1916年任京汉铁路管理局副局长。1917年,在赴日参加交通联运会议后担任津浦铁路管理局局长、浦信铁路督办。一战期间,曾担任中国远征军本部顾问。1918年再任国有铁路沿线防疫官和津浦铁路防疫局局长。自1920年8月起任交通部次长,兼铁路督办、铁路会计统计局常任委员、交通银行副总裁、国际联络交通运输研究会委员、中国国际运输局局长、饥饿救济会会长、币制局总裁等。1922年,在徐世昌辞去总统职务而移居天津后,徐世章也彻底告别政坛回到天津的"万松草堂",自誓"今后不再参与政治""唯寄情于翰墨金石间"。

徐世章平生好风雅,自读书时期就用心收藏整理徐氏家族的著述文字等。这与徐世昌脾性极合,两人经常就名家书画、古器珍玩等相与把玩论讨。离开官场后,徐世章愈肆力于文化事业和教育、医务、救济等社会公益。一是热衷刻书藏书传承文脉。曾刻印徐士銮《敬乡笔述》《医方丛话》、徐寿彝《徐汉卿先生诗集》、徐世昌《归云楼题画诗》等,均纸白墨润,制作精良。所藏书画、古籍更是精品荟萃,如清雍正年间黄鼎所绘《万里长江图》等,都堪称稀世珍品,而尤为人称道的清乾隆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手写《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更是人间孤本。二是收藏古砚最具规模。徐世章收藏、鉴定、研究古砚形成体系。所藏古砚,论品种之多,应有尽有;论年代之久,溯自汉代;论材质之类,涵盖陶瓦砖泥铜铁石瓷玉木;论数量之巨,数以千方。尤为可贵者,他除请高手拓砚外,还搜集砚拓。或先见拓片,按图寻物;或得砚后再搜集砚拓。传拓留影,可欣赏亦可出版。搜集旧拓,则查清源流、鉴定真伪。徐世章收购文物往往不惜重金,但生活上却节衣缩食,十分简朴。三是收藏古玉自成系统。他的藏品范围自商周秦汉至明清,几乎历代都有,可呈现出中国古玉发展谱系。其中,西周燕形玉佩、战国英玉双龙双离佩等,都堪称绝世之珍。

徐世章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文化自觉,身处动荡之世而苦耗一生心血致力于古玉、古砚、古籍和历代书画等的访求收藏和保护研究,晚年叮嘱后辈:"我毕生致力于收藏文物,几十年呕心沥血,终于将它们从分散变为集中。如果传给你们,势必又由集中变为分散。我考虑再三,只有捐给国家,才更容易保管,供全社会、全民族共赏。我希望在我死后,将捐献之文物开辟一个陈列室,进行陈列,供大家欣赏。这也是我对社会的一点贡献。"徐世章去世后,徐家儿女谨遵其遗愿,将他的收藏分三次无偿捐给国家,计有近3000件文物,为祖国的文博事业增添了传承不绝的绚丽奇葩。

扫此二维码,观看本期节目视频。

●《小楼春秋》解说词:

热心公益事业,从商有道的徐世章,博雅好古,毕生致力于文物收藏,尤其钟爱古玉古砚,他收藏的古砚不仅质地精良,且多名家题识、名家收藏,名工雕刻,流传有序。1954年,徐世章先生去世,享年65岁,家人遵其遗嘱捐献了全部古砚、古玉等藏品近3000件,现藏于天津博物馆。(节选)